

西
夏
書
事

西夏書事卷六

青浦 吳廣成西齋 纂

至道二年

契丹統和十四年

春正月繼遷貢于契丹

繼遷事契丹謹歲時進奉及賀正生辰使不絕于道

三月邀官軍于浦洛河奪其糧運

自清遠至靈武中有浦洛耀德二廢城爲河西餉道繼遷西掠諸戎路率由此懼有兵扼其要害輒揚言曰中國如脩浦洛城我必力爭之常以蕃卒

駐其地時洛苑使白守榮馬紹宗護芻粟四十萬
赴靈州太宗命將輜重先後作三隊丁夫持弓矢
自衛士卒布方陣爲護遇敵則戰可以無失復命
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應援紹斌抵鹽井繼遷
遣三千騎從枝子平截之且行且鬪至耀德部下
死者千人仍尾紹斌後至浦洛河紹斌復將騎三
百步弩三百搏之乃退旣而轉運副使盧之翰令
守榮等併輜重爲一運行繼遷初見紹斌旗不敢
擊已紹斌與守榮議不合引所部去繼遷先設伏

桑乾河以羸騎誘戰俟官軍逐入大陣麾衆圍之
擊敗守榮兵盡奪糧運曾氏隆平集守榮紹宗敗
紹斌爲擊走賊衆護糧以
行詔褒之攷宋史紹斌傳守榮敗紹斌率所部引
還至清遠與張延會食見濠中人裸而呼曰我白
守榮也引而上解衣衣之遣內侍馮從
順乘驛以聞是紹斌無再護糧行事

夏四月侵吐蕃折平族首領握散請會師討之

吐蕃自唐季衰弱族種分散大者數千家小者百
十家無復統一凡儀渭涇源環慶鎮戎秦州靈夏
皆有之太平興國中諸族以良馬入獻自後進奉
不絕時折平族蕃部賣馬過靈州党項禰部誘繼

遷奪之表訴于朝繼遷益侵其種落于是首領握散上言久苦侵掠願會兵靈州以備討擊太宗賜幣荅之

按此吐蕃請討繼遷之始綱目蠻夷借兵之辭五曰致助曰請助曰入援順辭也曰發兵曰徵兵尊辭也曰遣使以某兵至敵辭也曰乞兵卑辭也曰求救急辭也吐蕃苦繼遷侵掠願會兵靈州應書請助茲書請討以存中國而惡繼遷也蓋繼遷旣降復叛則夷夏之防君臣之義兩

不容恕故凡與繼遷難者微書擊甚書討書伐
後倣此

攻西涼府

西涼本吐蕃涼州地周圍二千餘里東界原州南
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蕃領姑臧
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有奇宋初
置府淳化中毀直丁惟清奉詔往西涼市馬比至
而境大稔因爲所留至是土人請立帥太宗卽以
惟清知府事繼遷知西涼強盛進攻府城押蕃落

副使折逋喻龍波禦卻之與吐蕃都部署沒暇于
入朝獻名馬以告

五月合党項諸族兵圍靈州索使人張浦

先是兵馬都部署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
悅服繼遷不敢犯其境及延廣病去繼遷合党項
兀泥中族首領佶移女女殺族首領越都女女夢
勒族首領越移女女忙族首領越置女女籠兒族
首領党移沒兒族首領莫末移路也族首領越移
細也族首領慶元路才族首領羅保細母族首領

羅保保也等衆數萬圍靈武索取張浦守吏遣使
告急繼遷獲其使知城中危窘遂頓兵城下四方
館使曹瑑自河西入朝悉以狀聞太宗召宰相謀
之呂端請發兵出麟府鄜延環慶三道會兵直擣
平夏覆其巢穴繼遷必懷內顧憂如此則靈武圍
自解矣或云塞垣表裡沙磧三道兵從何處會合
况盛夏涉瀚海瀚海一名旱海趙珣聚米圖經云
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
旱海自環州出青岡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
砦漸入平夏中經旱海七百里無溪澗山谷難得
水泉錢卽曰瀚海地皆舄水泉乏絕糧運艱辛未
鹵或以飲馬口鼻皆裂

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太宗不聽賜敕書招諭諸族命十州都部署李繼隆出環州容州觀察使丁罕出慶州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出延州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出夏州西京作坊使張守恩出麟州五路進援靈武

八月回師援平夏與官軍戰于烏白池敗績

繼遷據瀚海險要久圍靈武城中糧糗俱竭供奉

官寶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以濟間出兵擊之

李氏

長編云實錄正月乙卯命曹瑛知靈州爲侯延廣病故也二月延廣卒據瑛傳瑛未至卽改爲麟府

獨輸砦鈐轄及繼遷窺靈州部署郭密亦已卒而
琛復自河西入奏至六月戊戌乃命慕容德豐知
靈州不知夏秋間靈州守臣果係何人獨實神寶傳畧見因掇出附此 繼遷不能克

既聞諸將分道出塞知兵勢大恐平夏有失解靈
州圍退走時李繼隆違旨不救靈州由青岡峽橐
駝路徑趨平夏兵行數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
無所見引還張守恩遇夏兵不敢擊率軍歸本部
獨王超與范廷召由鐵門關遇蕃兵一戰破之抵
無定河水源涸絕軍士渴乏會河東轉運使索湘
輦大鍬千枝至鑿井得泉遂賴以濟進師烏白池

繼遷列陣據險兵銳甚超持重不進

宋史張昭允傳爲河西馬

步軍鈐轄從王超討李繼遷超深入數百里道阻糧絕昭允以所部援之戎人乃敗與李氏長編異

其子德用請爲先鋒乘之轉戰三日繼遷敗未幕

軍主吃囉指揮使等二十七人皆被執

宋史石保興傳至道

二年與范廷召等五路討賊還至烏白池夏人爲方陣來拒保興麾衆出入陣中馬中流矢挺身持滿易騎大呼行且鬪凡三日四十二戰夏人引去與德用傳異

德用曰歸師迫險

必亂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要害下令曰敢亂

行者斬一軍肅然繼遷躡其後見隊伍嚴整不敢

逼

李氏長編上初以方畧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令軍士多習強弩及遇賊萬弩齊發賊不能禦

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悉焚蕩之賊中老
弱不能走者繼遷悉埋之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
者咸告曰人馬死者過半不能化矣羌謂
活爲化言不能再活也與宋史諸傳異

冬十月夏州地震

繼遷將寇夏州會地震百餘日城郭廬舍多壞不
敢駐營去

按

夏州地自唐末入于李氏太平興國中始沾
王化于是馬生二駒地產嘉禾方以爲休徵可
喜乃至是而地震是變也震而壞城郭廬舍是
大變也不二年其地復賜繼遷淪爲異域幾三

百年豈非豫爲之兆乎書西夏地震始此

十一月復逐党項泥中族于黃河北

泥中等族舊皆內附繼遷誘之叛不從數以兵侵掠其大首領名悉俄與首領皆移尹遇崔保羅沒諸族帳徙居黃河北避之

十二月攻石堡砦

石堡屬綏州距夏州三百里淳化中趙保忠被擒壁壘殘破邊臣議修葺之量置戍守繼遷遣兵數千四出攻掠以擾其役鄜延巡檢張思均率衆奮

擊繼遷不勝

至道三年

契丹統和十五年

春二月繼遷將史訖遇以兵扼

橐駝口敗死

繼遷以西部內屬者衆遣軍主史訖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埕以遏絕之熟藏族蕃官訖遇以告都部署李繼隆遣副部署劉承蘊田敏會訖遇兵擊之斬首數千級史訖遇戰死失牛馬橐駝萬計夏四月獻捷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

繼遷以大敗宋兵告契丹契丹復其西平王爵繼

遷尋遣使謝

五月圍保安軍

保安爲鄜延外障繼遷圍其城副都部署曹瑛同
巡檢張思均引兵赴援繼遷解圍走瑛等追奔三
十餘里至木場而止

冬十月納靈州叛人鄭美遂攻州城不克

靈州屯戍軍校鄭美違主將令懼罪叛投繼遷說
以靈州可取狀繼遷授指揮使職令爲前導率兵
攻靈州與都部署楊瓊戰于合河鎮北大敗失人

畜無算已以騎五百掠城下又敗退走五十里乃免

十二月復上表請降授定難軍節度使復姓名趙保吉

淳化中保吉納款議者以保吉懷戀父祖舊基別無他望授以銀州觀察冀滿其意自後攻劫不已盡降麟府州界八部蕃酋又脇制東山諸部党項及南山野利諸族其勢益張嗣兀泥等十族皆奉敕書歸順畔哺族開道使泥埋與其弟屈子子成

逋數以兵攻繼遷繼遷戰不勝會太宗崩眞宗卽
位遣使賫詔諭之繼遷舉所部大臨縞素發哀遣
牙校李光祚至京修貢表求蕃任意不得夏州不
已也眞宗方在諒陰姑從所請命內侍右班都知
張崇貴賜以詔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眞封屬
軒鼎之俄遷築漢壇之未逮故茲遺命特付眇躬
爾宜望弓劒以拜恩守封疆而效節特授夏州刺
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
蕃落等使

司馬光奏狀李繼遷似擾西陲十有餘
年關中困弊眞宗皇帝卽位赦其大罪

制靈夏等州除其子德明爲定難軍節度由是邊境安寧者四十年其說誤復賜姓名加食邑千戶實封三百戶益功臣號賜資甚厚錢若水太宗實錄章得象國朝會要不著繼遷納款月日其制詞據成材朝野雜編與實錄所載差異又雜編云事在真宗卽位之次年宋史夏國傳亦云在咸平元年春考太宗紀在至道二年冬十二月真宗初立後張崇貴傳所載同

按此復受定難節度之始保吉復之德明繼之

縣延四十餘年而後稱帝蓋其圖度經營匪伊

朝夕矣

張浦還

眞宗以繼遷旣臣加浦鄭州防禦使遣還

朱眞宗咸平元年

契丹統和十六年

春正月保吉遣使表讓

恩命

保吉使押牙劉仁謙奉表請讓恩命畧曰天子宅
中聲教訖于海澨王者無外懷柔溥及戎方恭維
皇帝陛下恩深繼絕度豁包荒垂念祖禰之功俾
承堂構之舊全家細小均沐鴻慈合族豪酋同遊
化宇從此以享以祀在天對越堪依斯哭斯歌沒
世首邱可樂皆出于皇帝至仁之所賜也惟是臣

遠處夷落賤屬草莽初無汗馬之勞克勤王事繼
肆憑城之技屢擾邊陲雖蒙聖主施仁神武不殺
自念渺躬負罪夢寐何安謹遣下臣拜上恩命敢
塵旒冕竊冒殿庭望垂日月之明使國蟻効俯鑒
狂瞽之瀆藉展葵忱元造曲全天恩莫報臣不勝
悚惶待罪之至蓋張浦謀也真宗見表不允賜仁
謙錦袍銀帶遣回

按讓美德也此書表讓譏僞也繼遷表乞夏州
表求蕃任屢言之矣茲忽表讓恩命將誰欺乎

綱目封拜書讓者三曹操司馬昭劉裕皆著其
僞而已矣

二月以得地告契丹

以得銀夏綏宥靜五州告

夏四月遣弟繼瑗入謝

保吉歸順真宗諭陝西縱綏銀流民還夏州家給
米一斛保吉遣弟繼瑗獻馬入謝授亳州防禦使
封保吉生母衛慕氏衛國太夫人子德明定難軍
節度行軍司馬

五月朔日有食之

食將旣

按

日食爲陰勝陽食旣則臣叛主兵大起其保

吉復叛之兆乎

秋九月襲綏州熟戶李繼福敗之遂寇鄜延復寇石州不克勒兵據賀蘭山

保吉受節鉞復姓名氣日驕肆知集賢院田錫上言繼遷不合與之夏州又不合呼爲趙保吉雖賜姓與名已自先朝然羈縻無用恐關輔勞擾從此

生國家耗費從此起已與綏州熟戶李繼福構釁
縱所部攻敗之因擾鄜延與鈐轄張崇貴都監王
榮戰失具裝馬數十匹轉攻石州知州韓崇訓率
兵拒之保吉大敗盡棄輜重退屯賀蘭山勒兵據
險守

咸平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夏六月保吉掠河西殺指揮使

李璠

保吉引萬餘騎掠河西與虎翼指揮李璠遇于隘
口揮衆圍之璠力戰手格殺數十人身被數鎗馬

中矢仆遂死

秋八月河西羌導攻麟州援將折海超等戰死

麟府緣邊失于撫禦其大族蕃部多投保吉河西黃女族長蒙異保府州蕃部啜訛誘保吉日麟府爲河東要地攻易守難若以盛兵乘之唾手可得麟府則岢嵐火山諸軍皆可圖矣保吉遂以蒙異保爲前部啜訛佐之率衆攻麟州由萬戶谷進至松花砦府州將洛苑使折惟昌與從叔同巡檢使海超弟供奉官惟信率兵赴援保吉揮衆叢射

惟昌中矢已墜馬忽攝弓起得裨將馬突圍出兵
衆不能禦乃擊海超惟信于陣殺之

附

宋史韓崇訓傳咸平二年再知麟州繼遷來
攻敗之于城下考此事與折惟昌事不合且無
月日可據

九月進犯府州敗還

戎性往來飄忽勢難久持然其民皆兵居易于點
集保吉前圍麟州不克令部下萬私保移埋糾合
蕃族犯府州境與守將折惟昌鈐轄宋思恭戰于

埋井峯敗還

夏州言石隕有文冬十二月出兵攻延安

保吉駐夏州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戒爾勿爲
中國患蕃漢爭傳之右班殿直盧鑑入奏事眞宗
問之鑑曰此詐也宜益爲備未幾保吉以萬騎圍
延安陝西轉運副使張佖督兵禦卻之

按

書石隕記異也春秋書石隕一綱目書石隕
一十二無書有文者惟秦政三十六年石隕東
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越明年其言果驗

茲言石隕有文言有未必有也書以著其詐

夷鎮戎軍

至道中都部署李繼隆于古原州城鎮戎軍當回

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要路

爲環慶原渭儀秦北面捍蔽

李繼和奏疏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

落爲中華襟帶若無此軍寇來有數路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白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青石嶺東南去則由大盧小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至青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勝數嗣保吉納款不復置守保吉率衆夷其城址掠定

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

附

宋史石保興傳咸平二年知威虜軍夏人入抄保興發帑錢數萬分給戰士主者執不可保興曰城危如此安暇申覆事定覆而不允願以家財償之夏人退驛置以聞真宗貸而不問考威虜軍屬河北路在鎮定二州北距銀夏遼遠中隔契丹夏兵豈易到此疑傳有誤

咸平三年

契丹統和十八年

春二月保吉兵屯蕭關

蕭關唐武州地襟帶涇原咽喉靈武保吉令萬子
米逋西鼠等族三千騎屯聚蕭關以圖原渭靈環
諸路熟戶

夏五月攻濁輪砦

濁輪砦屬麟州鈐轄劉文質擊走之

宋史文質傳
蕃酋萬保移

來寇文質擊走之乘勝拔其砦賜錦袍金帶
徙知慶州不言其擊保吉事茲從眞宗實錄

秋九月復邀靈州糧運殺轉運使陳緯

靈州糧運路由瀚海自冬至春芻粟始集保吉偵
得輒奪之朝議于秋涼解運令慶州發兵護詣靈

州殿中丞鄭文寶素知西州形勢言西人必復邀奪至積石保吉以所部康奴等族萬餘衆夜截之緯與知靈州李守恩拒戰死邠寧副都部署王榮率師赴援亦敗保吉盡得糧運遂頓兵于積石河

按靈州介在河上夔絕一方保吉制瀚海之衝

斷飛輓之路關右二十五州之民爲轉輸死者十餘萬人而芻糧二十五萬到者不十之三昔張鑑謂靈州爲西陲要地實中國蠹區旨哉言也議者猶以咽喉重地西北要衝爲惜致糧運

一失再失豈謀國之道乎

冬十一月契丹授德明朔方節度使使取靈州

契丹聞保吉頻掠糧運阻絕瀚海遣使授德明

遼史

作德昭避景宗諱也朔方節度促保吉取靈州

按

書契丹授斥煽禍也朔方以靈州爲鎮治未

得其地先授以官非教之肆兵乎

附

宋史李繼周傳咸平三年復爲先鋒入夏境

焚蕩積聚殺人畜獲器甲凡六十餘萬攷眞宗

紀是年無西討事傳不知何據

十二月使如契丹貢

契丹自保吉歸附諸夷皆從特重所遣人使令禮

臣議進奉朝見儀班在宋高麗之次

遼史禮志夏進奉使至俟

常朝畢使者左入至丹墀面殿立繼上露臺立少前拜跪附奏起居訖俯興復位閣門使宣問國主安否鞠躬聽旨跪奏國主安俯伏興退復位左下至丹墀面殿立禮物右入左出畢閣使鞠躬通夏國使姓名候見共一十七拜贊祇候平立有私獻過畢揖使者鞠躬贊進奉收訖贊祇候引左上殿就位立與臣僚齊聲喏酒三行左下至丹墀謝宴五拜畢贊有敕宴五拜祇候引右出禮畢于外賜宴客省使伴受賜衣物事軍朝辭亦俟常朝後引使者左入通夏國某使祇候辭再拜不出班起居再拜出班戀闕致詞復再拜賜衣物如常儀遇賜宴五拜畢贊好去從右出

西夏書事

卷六

六

西夏書事卷六終

關輔民力盡耗然後取之是時以五萬騎攻城城中兵少不出戰據其山川險要凡四旁膏腴之地使部族萬山等率蕃卒駐榆林大定間爲屯田計墾闢耕耘騷擾日甚眞宗謀之叅政李至至言靈州雖西北要衝今援絕勢孤不能不棄若移朔方軍于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乃遣宰相張齊賢行邊齊賢上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知制誥楊億亦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

郡皆不可保宰相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真宗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兵六萬援之

九月襲定州及懷遠鎮鎮將李贊自焚死連取保靜永州攻清遠軍破之

清遠據積石嶺在瀚海中去靈環各三四百里四面懸絕保吉攻靈州不克復遣牙將趙光允貢馬潛以衆襲破定州圍懷遠李贊兵不滿百拒戰累

日力盡積藁自焚連破保靜永州攻清遠知軍劉
隱監押丁贊分兵拒守走間使詣慶州請援都部
署楊瓊遣副部署潘璘都監劉文質率兵六千赴
之且曰俟吾繼至已而遷延不進保吉自鼓兵攻
南門令子阿嚕督精甲攻北門堙濠斷塹以戰七
日城中力竭兵馬都監段義啟門降保吉兵威益
熾踰支子平直薄青岡城下阿嚕德明小字也

按
保吉攻城奪砦未有如此詳書者緣河外五
城乃靈州肩背而清遠據積石之衝屯糧置守

以通環慶援兵尤爲要害自保吉取清遠靈州
遂失聲援矣

冬十月升保靜縣爲靜州

按此李氏更改郡縣之始

徇唐隆鎮與麟州兵戰于柳撥川不勝

保吉旣得清遠以兵徇唐隆鎮謀從蕭關武延石
門路攻麟府麟州副部署曹瑑出蕃兵邀之鎮西
柳撥川保吉戰不利退走三十餘里

十二月攻河外砦降守將李瓊

自清遠軍陷盡焚青岡峽諸砦環慶鄜延麟府以外近河之地皆屬保吉眞宗詔西蕃諸族有能破夏州者當授節度使賜銀綵茶六萬舉族來附者給田宅于是蕃部阿荻訛豬訛遇等皆內屬保吉謂中國誘之率兵攻靈州河外砦砦主李瓊拒守旬餘保吉知其困遣人招之瓊舉城降

部將臥浪已內降

眞宗命補軍主賜之田宅

咸平五年

契丹統和二十年

春正月保吉置市于赤沙橐駝

等路

赤沙川橐駝口兩路爲靈夏二州蕃族屯聚處保吉各置會貿易以誘熟戶于是歸者日衆中國禁之不止

三月取靈州殺知州事裴濟改州爲西平府

河外五城相繼陷沒靈州孤堞僅存關陝之民困于轉輸陷鋒鏑填沙磧者不下數十萬歲荐飢城中斗米價至十貫裴濟至鎮甫二載謀輯八鎮大興屯田民間稍有生色保吉集蕃部併力攻之濟

被圍兩月餉援並絕刺血染奏乞救保吉遣兵斷
瀚海要路王超大軍不得進別將張煦出鎮戎軍
入夏州界由白豹鎮抵柔遠川戍兵七百騎邀戰
煦擊敗之星夜赴援未至而城陷濟死焉濟在鎮
有聲望及沒夏人惜之保吉以世爵西平又受契
丹西平王冊典遂改州爲西平府

夏四月使清遠蕃酋僞降邀環慶官軍于白豹鎮不
勝

靈武路自清遠軍入青岡峽數百里皆蕃部所居

漢人使旅經由並在熟戶安泊所求賂遺謂之打

當如漢逆旅家宿食之值也習以爲常保吉聞援將張煦引兵

將抵清遠使新降蕃酋僞爲熟戶以甲騎三千約
降願給資糧爲餉導煦察其詐亟嚴軍待會環慶
路部署張凝率師按部還保吉遣兵邀之凝將敗
煦領銳卒赴援一矢殪一大將乃解

五月以下靈州告契丹

初保吉遣使契丹貢馬馳至是又使劉仁勗告下

靈州

六月圍麟州知州事衛居實擊敗之

保吉聲言欲取儀州制勝關將由此大入謀者以告眞宗詔徙老幼芻粟內地避之知儀州盧鑑曰

此奸謀也徙之適以示弱不奉詔保吉知不可動

突于是月

宋史夏國傳保吉圍麟州在咸平六年六月眞宗紀在五年六月紀傳互異

以二萬騎入河東圍麟州副部署曹璨請濟師眞

宗閱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僇力可守但乏

水可憂耳命金明巡檢李繼周部兵星夜赴援未

至保吉據水寨負板四面薄城者五日勢將陷知

州衛居實出奇突擊又夜縋勇士襲之城上鼓噪
矢石如雨夏衆披靡走自相蹂踐死者萬餘人宋史
張進傳咸平中爲并代副部署李繼遷寇麟州州
將遣單介間道乞師太原諸將以無詔旨未決進
獨抗議發兵赴援既至而圍始解與夏國傳異

夏州旱秋七月築河防

黃河自積石經河州合北河水東北流至蘭州過

鳴沙河應里州北繞靈武由懷遠縣入夏州鄜道元

經注黃河自薄骨律鎮北經北農城東又北經上
河城東又東北經廉縣故城東又北與枝津合又
東北經渾懷障東又北至石崖山方至夏州朱思
本河志云河自古積石流五百餘里過河州又東

北流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川寨與湟水合又東北
百餘里合洮河東北流過達達地至豐州西受降
城折而正東過古天德軍中受降城復折正南與
黑河合又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入興州境合于吃
那河俱與潘昂
霄河渠志異
向有古渠二曰漢源長袤二百五
十里一名漢渠後漢書西羌傳順帝永建四年尙
書僕射虞詡奏復朔方西河上郡乃使謁者
郭璜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
曰唐梁長袤三
億萬計今在寧夏府寧朔縣南
百二十里一名唐渠唐書李聽復開決以灌田攷漢
古光祿渠廢久聽復開決以灌田攷漢
書太初三年夏四月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
列城西北至盧朐遂名爲光祿塞則光祿故渠應
卽自爲所開唐因其舊而復修
之也今在寧夏府寧朔縣西
夏州自上年八月
不雨穀盡不登至是旱益甚保吉令民築堤防引

河水以灌田役人有小過輒繫頭投之河使人就下流接視蕃人則出之漢人則沉之

按書西夏河渠始此

渡河攻党項莊浪族不克

莊浪族數萬帳居黑山北廣袤數千里東接契丹北鄰塔坦南至河西大涼小涼諸族中隔銀夏道路遼絕其首領龍移昧克或稱莊浪昧克素不與保吉合常以馬附藏才族入貢頗勤外禦真宗授龍移爲安遠大將軍昧克爲懷化將軍以褒之保

吉惡其不附已舉兵渡河襲之大敗而回

八月大雨河防決

雨九晝夜不止河水暴漲防四決蕃漢漂溺者無數

按黃河源遠而高流大而疾歷代爲中國患惟靈夏諸州咸受其利昔太史公河渠書言朔方河西酒泉等郡皆引河水及川谷順其趨下之性入渠溉田數萬頃故旱澇不能爲大害今保吉逞其小智勞民動衆妄事曲防宜其潰不可

支也

九月破濁輪砦党項折勒厥麻諸族皆內奔

保吉以澍雨彌旬田稼盡沒謀取糧于緣邊諸砦
會部下教練使李榮挈族內投保吉憤甚復入麟
州攻濁輪破之殺掠甚慘党項折勒厥麻等三族
恐被侵奪率屬千五百帳越河請內屬眞宗命分
處邊境邊臣言折勒厥麻向爲保吉黨恐復叛去
乃徙置憲州樓煩縣地

進圍府州

麟府路鈐轄張佖率兵拒戰酋領中矢死者二人
餘衆退還大寨

冬十月遣使誘六谷諸蕃酋領潘羅支執之

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使折逋游龍鉢實叅羅支
軍事眞宗方務綏懷命龍鉢領宥州刺史其六族
酋領褚下箕等皆爲懷化將軍保吉用兵買馬必
由西涼惟恐梗塞遣人以鐵箭誘六谷諸蕃叛附
羅支戮一人縶一人表聞候旨眞宗褒諭之聽自
處置

十一月涇原官軍襲康奴族援之不及

康奴恃其險衆桀黠難制屢導保吉抄掠靈州糧
運涇原部署陳興與副部署曹瑋率衆潛行直抵
巢穴康奴出不意人畜害粟悉被擒獲保吉聞之
赴救興等已退

十二月與賀蘭山大小涼族構兵

二族居賀蘭山北部衆甚盛初合于保吉繼有隙
迭相攻掠咩逋族首領遣使以聞眞宗特詔使者
激二族兵討保吉

咸平六年

契丹統和二十一年

春正月保吉建都西平

初保吉居夏州修復寢廟撫綏宗黨舉族以安及得靈武愛其山川形勝謀徙都之弟繼瑗言銀夏係累世經營祖宗靈爽實式憑之今恢復未久遽爾遷棄恐擾衆心保吉日從古成大事者不計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衆西平北控河朔南引慶涼據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繕城浚濠練兵積粟一旦縱橫四出關中將莫知所備且其人習華風尙禮好學我將藉此爲進取之資成霸王之業豈

平夏偏隅可限哉遂令繼瑗與牙將李知白等督衆立宗廟置官衙挈宗族建都焉

按

此西夏建都之始

盡復綏宥諸州地

保吉雖授定難軍節度而綏宥諸州尙屬中國及建都西平兵力日盛眞宗遣張崇貴王涉議和盡割定難軍州地與之于是保吉盡收緣邊七鎮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地爲己有尋葬其祖于紅石峽

賈漢復陝志繼遷葬其祖彝昌于紅石峽彝昌非繼遷支志誤

障水別流

鑿石爲穴旣葬引水其上後人莫知其處

按

此復全定難五州之始宋以靈武不守并棄綏宥保吉從此據朔方併西涼丕基式廓宋實有以成之嗚呼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二月出駐繳子山復以鐵箭誘六谷首領潘羅支不
答

初羅支遣咩逋族蕃官成逋至鎮戎軍請會兵討保吉邊臣以無文牒疑爲詐護送部署司成逋懼而逸馬蹶墜崖死眞宗令渭州以禮葬保吉聞之

引衆自靈州出屯鐵子山放還六谷投去蕃部遣人復送鐵箭羅支稱已納款朝廷願與結好羅支不答

潘羅支謀取西平府三月請兵使還遣人奪其告敕潘羅支數與繼遷戰奪人畜甚衆時以靈州無備遣蕃官吳福聖臘入貢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佩強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眞宗以保吉常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師出則遁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擊亦國家之利也遂

加羅支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使賜鎧甲
器幣又以吳福聖臘爲安遠將軍次首領元佐等
七人爲懷化將軍使出兵共圖保吉吳福聖臘還
過西平保吉遣人邀之盡奪羅支牌印官告及所
賜衣服器械吳福聖臘僅以身免

牛羊蘇家等族襲夏州族帳二百人被殺

自靈武失守綏銀割棄中國所得役屬者不過河
外諸小羌餘皆心懷去就叛服不常牛羊蘇家二
族恃其險遠嘗與保吉數入邊邊吏招諭不聽時

河西蕃族拽浪南山及葉市族囉埋同弟囉胡率百餘帳持保吉署牒請內附眞宗授以本族指使等官二族心豔之反兵襲夏州殺族帳二百餘環慶部署上其功眞宗詔厚賜之

吐蕃者龍族與潘羅支攻夏州拒卻之

者龍族居移卑陵山首領厮敦琶與潘羅支協力攻夏州不勝已遣使入朝稱集本族騎兵願隨大軍西討眞宗優賚之

宋史吐蕃傳咸平六年八月者龍族首領來貢上嘉其嘗

與潘羅支協力抗賊令優待之又党項傳咸平六年二月涇原部署言者龍族移卑陵山首領厮敦

琶遣使言已集騎兵願隨軍討賊是一族分見兩傳也然羅支爲吐蕃屬則與羅支協力應屬吐蕃宋史入黨項傳誤

銀夏宥三州飢夏四月徙其民于河外五城

三州荒旱飢殍相望保吉籍州民衣食豐者徙之河外五城不從殺之于是蕃漢重遷嗟怨四起

按書西夏災祲始此

攻環州圍洪德砦

保吉前掠環州擄虎翼軍士魏瓊等四人置之屬下至是逃歸保吉逐入環州攻洪德砦蕃官慶香

與朮移慶族合勢接戰砦主段守倫率兵策應保吉敗首領被擒者四十九人墜崖墜死者甚衆悉棄旗鼓鎧甲走還

攻白馬族破之

白馬亦環州蕃族其首領與保吉鬪不勝徙帳避之遣使入告眞宗賜以廩粟

五月聚兵蒲洛河

環慶二州川原平直兩邊雖有土山山外皆高原川谷內屬戎人與西界蕃族錯居保吉屢經脇誘

環慶副部署張凝領兵由木波鎮直抵八州原下
寨招降岑移等三十二族又從淮安鎮入分水嶺
降麻謀等二十一族柔遠鎮降巢迷等二十族遂
攻業樂鎮降都樹羅家等一百餘族合四千八百
戶銀夏大震保吉與子阿哆集兵屯浦洛河護衛
諸羌西面部署以聞眞宗詔鎮戎軍洪德砦嚴斥
堠整軍旅互援之

六月駐東關鎮掠河東

東關鎮在靈州東三十里保吉以部下飢亂挈其

族黨三萬人樹柵居之分掠河東邊境與豐州蕃
瓦窰沒剌加羅昧克等族兵頻戰不勝于是隴山
西延家族首領禿逋內附折勒厥麻暨西蕃八部
二十五族皆願出兵會圖靈夏

按于時銀夏飢荒靈州殘亂保吉至于野次可
謂窮矣宋不因隴山諸族之附乘其敝而圖之
非其智力有不足實天之默相李氏者深也

秋八月攻麟州敗于屈野河

麟州數受侵掠常屯重兵境上而輸餽悉仰河東

中隔河津之阻粟價貴賤不常眞宗命河東轉運使鄭文寶于府州定羌軍置浮橋通之人以爲便保吉擁衆入麟州謀奪餉道八族都校明義潛兵伏屈野河側擊之保吉大敗喪失甚衆自是不敢犯麟府

九月夏州教練使安晏內附

晏與其子守正俱內屬授殿直賜衣服緡錢

冬十月襲西涼府破之殺知府丁惟清改府爲州

保吉嘗言我與西涼自來無事向爲萬山等族所

誘與之構隙今六谷衆盛難以加兵不復進取蕃
部信之是時境內日窘抄掠鮮獲盡籍五州丁壯
大會諸族于鹽州聲稱分屯橐駝車箱峽兩路入
攻環慶而潛移兵取西涼襲破其城執惟清殺之
悉逐居人城外據其府庫復府名爲州兵勢復振
按于是西夏勢成而靈州永固矣蓋平夏以綏
宥爲首靈州爲腹西涼爲尾有靈州則綏宥之
勢張得西涼則靈州之根固况其府庫積聚足
以給軍需調民食眞天府之國也嗣後保吉身

亡德明終能保守靈夏豈非涼州畜牧甲天下
藉以養成銳氣哉

還自西涼戰于石門川敗績

保吉以西涼鹵獲運回西平抵石門川鎮戎軍知
軍曹瑋伏兵川側邀之保吉麾衆迎戰不勝盡棄
所俘走

夏州蕃官劉贊時又內附

保吉虐用蕃族部下突陣指揮使劉贊與銀州牙
校時又率族內奔眞宗授以官賜器甲粟帛慰撫

之已而曹瑋移書銀夏諸蕃諭以恩信于是豪酋
移移等族皆棄保吉由贊等請附保吉禁之不止
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

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貫五諸侯

按

孛爲兵凶之象保吉君臣寡學無術不能鑑

此宜其及也

出兵攻六谷朔方節度使潘羅支以者龍諸族衆擊
敗之奔還西平

初保吉奪羅支牌印官告知中國已授朔方節度

心惡其逼舉大衆往攻羅支見勢盛僞使請降保
吉坦受之張浦曰兵務慎重貴審敵情羅支倔強
有年未挫兵鋒遽爾降順詐也不若乘其詭謀未
集一戰擒之諸蕃自伏若懸軍孤立主客勢殊未
見其可保吉曰我得涼州彼勢已促力屈而降何
詐之有况殺降不祥爾勿疑以阻向化之心且先
返西平我當撫安餘黨以免後患浦怏怏而回于
是羅支陰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兵數萬合擊之
于三十九井保吉大敗中流矢奔還靈州

按

保吉叛亂幾二十年諸蕃相角不能稍挫其
威羅支累請討擊至是竟伸其志故六谷者龍
合兵破敵特書羅支以者所以歸功于羅支也
十二月復聚衆浦洛河

聲言攻環州以創甚不果

西夏書事卷七終